



08561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三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論上

三帝論

三教論

災異論

朋黨論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制虜論

三楚論

三楚論

三楚論

論上

定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三



三帝論

秦始皇帝漢孝武帝唐明皇帝皆以過人之材履治安之世內則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外則窮兵黷武以邀絕域之功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爲後世笑然而秦傳二世而亡武帝躬蹈巫蠱之禍不能保其妻子而卒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明皇遭祿山之變身取播遷而肅宗亦能戡定禍亂收復土宇成中興之業三帝之所爲則同而其報不同何也嘗試論之人主有過人之材而履治安之世者其志必大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三

二

而欲必多唯其欲多故必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唯其志大故必窮兵黷武以邀絕域之功若夫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則亦以其志大而欲多故也是三者雖皆足以致危亡然其操術英斷而發寤悔過者卽其身可以轉危而爲安漢武帝是也其祖宗之德澤深而天下之人材眾者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興亦可以扶亡而爲存唐明皇是也咸無焉以自底於危亡之地則始皇是矣何以知其然耶武帝遭

巫蠱之禍悟田千秋之言而其晚節何其與平時相

反也平時土木之工聲色狗馬之玩斬刈民力耗盡天下而其晚節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力穡平時開邊通道爪牙衛霍獵取夷狄天下騷動而其晚節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平時喜方術崇祭祀尊寵文成五利之徒以徠神仙而其晚節降詔曰吾自卽位以來所爲狂悖爲方士之所愚矣天下豈有神仙但節食服藥可以少病而已故能收治効於末路委神器於幼子而天下不亂豈非操術英斷發悟悔過卽其身可以轉危而爲安耶明皇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三

開元之初勵精庶政委任得人眾職修舉凜然有貞觀之風其後怠忽荒政而內寵擅權外相李林甫楊國忠數十年自蔽耳目養成禍基侈心一開竭天下不足以奉其欲邊臣喪師數十萬而不得知也方且奉符瑞假神奇以鎮服天下祿山乘間竊發金鼓一震竄身巴蜀而委宗社於賊庭唐祀幾亡固其宜也然而高祖太宗之德澤結於民心太平既久人材眾多故肅宗建號於靈武而四方忠義之士奮袂而起

響應景從不可勝數若顏杲卿真卿倡義於河朔李愬

盧奕死節於洛都張邕許遠著節於睢陽郭子儀李
光弼成功於長安而唐室再造繫數臣是賴豈非祖
宗之德澤深天下之人材眾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興
亦可以振亡而爲存耶若夫秦則豈有是哉阿房之
宮隔離天日鐘鼓嬪嬙不移而具驪山之役下錮三
泉中成觀游上戒山林旣以強力擒滅六國又命蒙
恬北築長城以守藩籬却匈奴者數百里遣徐福輩
治裝入海以求方丈蓬萊親巡海上以候神人至死
不寤峻刑苛法以敲朴天下焚詩書以愚黔首天下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四

豪傑散棄山澤陳勝奮臂一呼豪傑並起而秦亡矣
由此觀之三帝者其所爲雖同而其報則異豈不各
當其分歟人主不幸而有過舉若武帝斯可矣彼秦
之始皇唐之明皇遺戒後世豈不厚哉

三教論

儒道釋三家之教自漢以來鼎立於天下爲儒家之
學者曰吾之道聖人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得
其位而行之孔子推而明之其德仁義其文詩書易
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
魚肉生者有養死者有葬治天下者捨吾之道天下
不可得而治也爲道家之學者曰吾之道亦聖人之
道也黃帝得其位而行之老子推而明之尊道德而
小仁義貴精神而薄禮法以清靜爲宗以慈儉爲寶
以柔弱爲體以無爲爲常秉本而執要少私而寡欲
以長生久視爲致道之效治天下者捨吾之道天下
亦不可得而治也而釋氏之徒亦曰西方有聖人焉

其名曰佛以布施攝慳貪以持戒攝毀禁以忍辱攝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五

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散亂以智慧攝愚癡
以慈悲爲心以寂滅爲樂以常樂我淨爲法以菩提
涅槃爲至以因果報應爲化導之術治天下者用吾
之道可以不言而自化不合而自行不待賞罰使民
遷善而遠罪然則治天下者果何所適從而可乎曰
從儒彼道釋之教可以爲輔而不可以爲主可以取
其心而不可以泥其跡何也七政之所加五賦之所
養中於天下者爲中國而儒者之道治中國之常道
也禮君臣正上下綱紀法度之所布號令賞罰之所

施進君子而退小人使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所以以爲太平治之至者未有不由此者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由周公而上上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爲臣故其說明而後世有爲之主慨然有志於斯者未有不卽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豈非從儒之明効乎若夫道釋之教以爲輔而取其心則道家之所謂清靜慈儉柔弱無爲少私寡欲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釋氏之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至於以爲主而溺其跡則以道家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爲神仙方士之術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漢武帝唐明皇是也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變而爲禍福禱禳之事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梁武帝唐懿宗是也漢武帝內建神明通天之臺外寵文成五利之徒崇奉祠祭以候神人然不能銷巫蠱之禍唐明皇獲靈寶之符致混元之降章疏舉於空中寢寐達於帝所然不能止祿山之亂是皆溺於道家之跡以長生久視之說變

而爲神仙方士之術之過也梁武帝祀郊廟社稷以
麩爲牲親屈萬乘之尊正坐講說捨身爲寺家奴布
髮於地使其徒踐之然不能救臺城之辱唐懿宗迎
佛骨於鳳翔歌頌道場以夜繼日涕淚悲泣以躬率
其臣民然不能益年祚之短是皆溺於釋氏之跡以
因果報應之說變而爲禍福禱禳之事之過也治天
下者從乎儒則治安之効如彼溺於道釋之跡則禍
亂之階如此亦可觀矣然則治天下者如之何治之
之道一本於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弗論以助教化以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七

通逍遙且設法以禁其徒人之太濫者宮室之太過
者斯可矣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然後足以
爲治哉

災異論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陵崩隕常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五石隕墜六鵠退飛鸛鶴來巢霜不殺草
李梅冬實者所以記異也書水火之災雨雪大雪震
雷晦冥多糜有蜮饑旱螽螟有蝻所以記災也災異
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爲之說是耶

非耶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何哉天地萬物以人爲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敘有亂之理則見於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雪霜風雨之不時而反時爲災者天之變也見於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爲災震動陷裂而反物爲妖者地之變也見於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怪螟蝗螽蟊蠹蠶午並起而稼穡卒瘁者物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八

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疢眚著於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而難信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翕闢亦有司之者耶曰通上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應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

色見於面目達於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脉而得其本在於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修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予湯以旱而責躬大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雉而正厥事宣王遇旱嘆之災而懼太宗懼蝗螟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以爲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爲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謂天地與物之變咸其自爾吾無與也何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三

九

足畏乎遂使人主樂聞其說不復畏天而無恐懼修省之心其爲害豈淺淺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語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於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謂未嘗有災異焉亦異於聖人之意矣作災異論

明黨論

君子小人得位而立於人之朝則必各引其類以自

助此朋黨之所由興也然而君子之類以道義親小人之類以勢利合君子爲國正直而不撓小人爲身奸諛而取容其判若黑白然顧人主弗之察耳自古人主知朋黨之爲患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在君而不在于臣何哉人主之所以處已者其剛足以決柔其明足以照奸其誠足以與善其中正足以觀天下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所謂朋儔者一無有也迨夫剛不足決而優柔不斷明不足照而昏蔽可欺誠不足與而有二三之德中正不足觀而有偏陂之心然後君子梁谿全集

卷三十三

十

小人溷淆雜揉引類以相排君子旣指小人以爲朋黨小人亦指君子以爲朋黨人主苟惑而弗察退君子而進小人則禍亂階矣請借古以明之方堯之時其所進用者臯陶稷契之徒也其所竄逐者共鯀驩兜之徒也方成周之時其所輔相者周召之徒也其所流放者管蔡之徒也豈有朋儔之患哉漢之末其君若桓帝者昏蔽可欺是以奸邪擅朝磐固交錯指一時名節忠義之士以爲朋儔而黨錮之獄興漢因以亡唐之末其君若文宗者優柔不斷是以牛李之

徒結爲死黨一時正士不附己者悉排斥之縉紳罹
禍幾四十年唐因以衰由是觀之朋黨之說不出於
堯舜成周之時而出於漢唐之末概可見矣人主欲
無朋黨之患莫如自治剛也明也中正也皆自治之
道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欲
無朋黨非明可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所謂誠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所謂中正也率是道以照臨百官而君
子不進小人不退士大夫不壞植而散羣未之聞也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三

十一

不能自治而欲分別朋黨之是非譬猶鑑不明而欲
辨妍媸權衡不設而欲揣輕重蓋亦難矣故曰破河
北賊易破此朋黨難非虛語也作朋黨論

無朋制虜論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
怙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強忍難屈真中國
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禦之術縉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
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

十萬眾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寔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卽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三

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將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眾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據高祖之宿憤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時值匈奴艱阨之運五單于爭國鐵鏹荐臻畜產殆盡於時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三

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向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掬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闕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疋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

海涵不遑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全師出塞戴德誓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並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爲疎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有缺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亦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爲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爲彼擾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制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漢高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

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
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
羸弱間謀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嘗爲之梗尋卽
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
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
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
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填之爲有
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
丹之覺結而北睡之不復安舉未必勝雖勝而不能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三

五

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禽龍庭顯宗
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禽頡利今我委屬
得人風掃雷擊何遠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
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
燕然之勒頡利之禽適會其時之可爲而將帥之有
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爲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
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鷲之士卒
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縢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
賞罰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益亦難矣夫西夏與

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强者鬪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制限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蜚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灤耳自雄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三

去

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三
西夏自漢上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四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論下

禦戎論

理財論上

理財論中

理財論下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野田論

論下

寶老論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四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涼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有餘載乍叛乍臣爲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於內介胄之士用命於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故境制其死命而劉平徐禧劉法之徒覆全師蹶上將者往往而是也夫蕞爾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之壓卵然而用力之多見功之寡敗軍之眾者其故何耶行兵之道不若彼者有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有六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

二

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規者大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蓄不廣泉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也嘗試論之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虜人畜動輒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師各以其兵入

力散勢分不相爲用彼方虛城清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於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耶夏人非有高爵厚祿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鬪耐饑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陣若談笑然故能驚邊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馭而吾之師獨土兵及熟戶蕃漢弓箭手爲可用耳至於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鼙之聲見旌旗之色流汗股慄已欲曳兵而走況可與之臨陣接戰以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

三

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强者亦與之而偕潰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卒之心一而吾士卒之心不一故耶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觔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鬪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而吾之法每得首一級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知首級之爲貴也兵刃旣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久而後得奔北之虜已鳥散而遠邈矣以故吾之勝

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吾之所規者
小耶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畔亂弱則請和叛
則利於虜掠侵犯邊境和則歲賜金繪若固有之以
故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而
其深謀遠慮常爲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附文
恬武嬉無豫備不虞之慮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
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
之所圖者久而吾之所圖者速耶四者旣如此矣而
自治之未盡善者其弊亦可得而言也古之將帥付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四

以聞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鈍則蟠見可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
殺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
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樂爲之用而有功今則
不然爲帥於千里之外而受制於九重之中見可欲
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
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
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將必與士
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之

激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沒恩恤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將與卒固已遼絕而不相知矣虜賜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戰之歿於行陣則以逃亡爲言賻贈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仗節死難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爲本兵以食爲天雖有金城湯池之固非粟弗能守也雖有烏獲任鄙之力非飽弗能鬪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五

也晁錯爲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惟失此策故虜敢爲逆由是觀之欲強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穀粟爲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窘於泉帛無以廣糴凶年軍食不足率取之於民至有白晝持挺羣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庠糗糧之蓄其弊三也往歲陝西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寢輕以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

行悉運於陝西物價翔踊而錢益輕凡二十而當一
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纔可以爲銅錢
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於公鬪不可得也不爲
之制則物重錢輕其弊無窮遽以法平之則商賈不
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解池之鹽不假
烹鍊而自成其利日爲錢一萬緡以歲計之凡三百
六十萬緡可以支陝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末鹽
行於西北而解鹽不行塵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
度仰給朝廷帑藏爲虛亡有窮已此不通泉貨之法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其弊四也古者賞不踰月欲民之知勸也罰必當罪
欲民之知畏也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
甚蓋驅民於鋒鏑之間欲民自爲戰非賞罰何以使
之今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
人第功殊列偏裨失事主將逗遛怯敵者未必罰而
一有小利則張皇其功以邀上賞尙何以使戰士知
所勸阻哉此不明賞罰之令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荆
非六十萬不行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爲積歲之
計蓋其攻守之策素定於胸次利於遠戰則必盛卒

徒以臨之使功無踰時役不再藉利於緩守則必屯田積穀坐省饋運以待其破弱然後一舉而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開口待哺仰食縣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穀十年未見顯效此不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師之道不善於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之地敵讎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曠誅積稔無足恠者爲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四

七

征伐使五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齎數月糧擇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爲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之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破陣爲最帥論諸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進賞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時煥糧繕甲兵習於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

師而不邀功於旦夕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既備而又委任將帥許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恤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寶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必素定而不出於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上以據祖宗之宿憤下以復境土於輿圖奈何可以爲而不爲也今夏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所以制御爲萬世慮者縉紳之士亦不可以不講也作禦戎論

理財論上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八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爲本政以足財用爲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三者相爲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之職掌於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歛之以九式均

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之祿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饗殮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焉官有常職國無暴征上下具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廩祿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蓋得周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產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饑寒匱乏之患苟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煮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爲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於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玩好應奉外之營繕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

者隨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
雖使菽粟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邱山亦安得
不爲之匱乏也爲今之計所以理財者如之何而可
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
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
以爲出庶幾乎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眾不患無財
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說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

十

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取於民者已
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欲盡奪
之而後已也何哉古者取於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
諸侯崑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至秦收大半之賦頭會箕歛民
不聊生豪傑並起而亡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
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往弛租稅以寬民力
武帝外事四夷內極奢侈海內蕭然帑藏空虛調度

宜有當罷省者然要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不失
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員多缺少既不足以
容之今又一切罷省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可
不爲之念慮哉爲今之計莫若於營繕花石製造力
役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員缺
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一
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賸削其子
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可得乎此不可以不察
也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七

梁溪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四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迂論一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論骨鯁敢言之士

論君臣相知

論君子小人之勢

梁谿全集 卷百四十五

論君子小人之分

論天人之理

論骨鯁敢言之士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迂論一

定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陸二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古之創業撥亂之主必有一世之英材起而輔翼之卒然相遇於草昧之中非知之難用之爲難而能盡其用爲尤難也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盡與不用同知其材而能盡用之惟高祖爲然高祖因蕭何而知韓信設壇場拜以爲大將中分麾下之兵使之定三秦虜魏豹禽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脅燕平齊卒滅項羽豈特信之功哉高祖能盡其用也因魏無知而知陳平以爲護軍盡護諸將捐黃金數萬觔

梁谿全集

卷百四十五

二

使間楚之君臣不問出入而楚之君臣果以疑疏遂至於亡出六奇計而天下遂定豈特平之智哉高祖能盡其用也至於子房蕭曹高祖素所自知也何守筦籥給餽調兵參從征伐攻城畧地而子房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謀合志從無不盡其用者彼韓信陳平皆嘗從楚以策干羽弗能用也而羽之骨鯁之臣如亞父鍾離昧之徒一爲漢所間遂疑遠之用而弗能盡也楚漢之所以興亡雖其故多端而大要在此故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使通侯諸將言己之

所以得天下而項氏所以失之者高起王陵言其故而高祖推明子房蕭何韓信之功以謂彼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爲我擒也嗚呼若高祖者其可謂知所以
取天下之要歟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爲奸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三

望而國之所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爲奸亂之臣之所深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而憚宮之奇陳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大將軍如發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効赤心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爲能不爲聞言之所惑聽用而崇獎之故隨侯聞

季梁之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爲近古
社稷之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
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官之奇去而
虞所以爲晉擒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君臣相知

昔之君臣所以能有爲於世必其相知之深而相與
之誠如腹心手足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不
事形迹無所疑間忌媚讒慝者不能容其好然後可
以建非常之功而定大業自漢以來高祖視蕭何如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四

左右手處子房於帷幄之中光武之於耿鄧元帝之
於王導太宗之於房杜皆出入卧内委以心腹故能
創業中興光有天下而憲宗得一裴度武宗得一李
德裕皆付任不疑以責成功而唐之紀綱號令遂以
復振君臣會遇之際顧不重哉齊公之於管仲一則
曰仲父二則曰仲父而管仲之言亦曰知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以小人間之害霸也先主之於孔明自
以爲猶魚之有水舉蜀國以聽之而自二十罰以上
孔明皆親不以爲專不如是不足以霸諸侯而據一

方況其大者乎若夫且用而且疑之來讒賊之口行
譖愬之言有所施爲則疑曰不然有所薦進則疑曰
不可而欲須功業之成譬猶掣肘而求善書繫足而
求遠至召醫師不使之投藥石而責以起死之功用
梓人不使之掄棟楹而責以無覆壓之患蓋亦難矣
古人有辭三公之位而灌園棄萬鍾之祿而不顧者
彼豈獨輕富貴哉誠難於受任故也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冰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五

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
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
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
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
待者重而去就輕於廢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
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其誠
足以任人則君子必不與世競進而自樂其道非特
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己而從人必使由於吾之
規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劣類非中

材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允易捨而難合也至於小人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恥而惟利之爲從富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於其君則己一得於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操術必有小忠以結其主之知必有秘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燕安爲之餌屈己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暱以知其動靜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擯忠良援引黨與豐己殖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六

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國家俱敗而後已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爲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効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私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

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諧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耶高宗欲立武后許敬宗李義府揣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奸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郝處俊來瀆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欽衽而國祚移此豈非以秘計中其主之欲耶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林甫也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指必先昭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適沉疊衽席而致天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恃內援與祿山爭寵謂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既叛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扼之而國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翰遂以敗及陳元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亦無及矣此豈非必至於國家俱敗而後已耶德宗奉天之變

起於盧杞故涇軍之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儻質
矣不稅而閭架除陌矣其召禍挺亂皆杞爲之旣狩
奉天姜公輔請挾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而
泚果爲涇軍所立渾瑊請道乾陵犄角以破賊杞以
謂驚動陵寢請道漠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
殆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已卽
譎奏曰懷光勳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
賜留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
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
德宗念之不哀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奸邪朕獨不
知何也泌對曰天下皆知其奸邪而陛下獨不知乃
所以爲奸邪也此豈非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
而弗釋者耶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澹然無
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度幾乎君子
可進而治安可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弋獲易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深戒
之哉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則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疎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惟君子爲能勝己之私而公生明故所見皆遠者大者惟義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於謀身而身常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於蹈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於自營而私生暗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於己之爲從雖區區欲保其身而常至於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九

害者也有得而苟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小人可以備役使苟倒置之則必至於敗亡者非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之使然也趙高之於秦也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於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亡而族亦不免於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以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

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於已使哥舒反施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已且受其害故安爲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曾不知不利於人亦將不利於已害於國亦將害於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梁谿全集

卷二百五

十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於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於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謂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於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於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變故及察事理之將然必力爭而救止之雖得罪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

幸而吾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爲安存庸詎知人之
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於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
於無可奈何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無憾
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
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之祥與夫漢二百年
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
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於至誠雖結怨
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
王鳳遂死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
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於官中而爲之
兆其秘識之所載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李君羨
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
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
儀因高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草廢詔而不果竟
以斥死中宗旣廢而武后因以草唐何使成帝感悟
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弑
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雖已
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實雖切至於得罪以

死而卒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
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焉今不盡人
事而一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
言則笑之曰是將以一簣而郭江河之潰以一木而
支大厦之傾多見其不知量也是果足以知天人之
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事每每不修而悉委之
於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天也... 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之曰是將以一簣而郭江河之潰以一木而支大厦之傾多見其不知量也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事每每不修而悉委之於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梁谿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六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謚忠
定李綱著

迂論二

論大將之才

論兵機

論英雄相忌

論共患難之臣

梁谿全集卷一百六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論社稷功臣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論創業中興之主

要論二

梁谿辭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謚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谿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六

論大將之才

將材之難非謂偏裨鬪將之難也而大將爲尤難所謂大將者必其恩威足以信服其士卒而智慮足以料敵而制勝不規小利不求近功而深謀遠略足以戡亂而禦侮此固存亡安危之所繫而國之所恃以爲命者也古之命大將者必齋戒而設壇場禮之如是其重也命曰閫外之事不從中御任之如是其專也重其禮專其任而責成功故小可以保一國大可以取天下以制夷狄以定禍難未有不在大將者詎可忽哉方戰國時齊有穰苴田忌吳有孫武魏有吳起趙有李牧廉頗燕有樂毅秦有白起王翦蒙驩之屬皆大將也握其國之兵柄威名震於鄰國而秦最强故能卒并諸侯而有天下漢興亡秦斃楚其從攻伐之將亦多矣獨韓信足以當大將之任故蕭何力薦之而高祖亦稱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惟信爲然黥彭之徒不與也其後七國之變則有若周亞夫毅然有大將之節至孝武征匈奴則有若衛青霍去病孝宣討西羌則有若趙充國馮奉世皆能宣國

威靈獵取夷狄如禽獸然光武中興爪牙之臣稱二十八將而著方面之勳如鄧禹耿弇馮異岑彭者不過數人太宗削平僭亂猛將如雲惟李靖李勣號爲大將動無遺策至天寶祿山之亂則有若李光弼郭子儀奉天朱泚之變則有若李晟馬燧渾瑊皆能勤勞王家掃除氛祲光復宗祏亦其選也是知帝王創業中興威不若人非得傑材以任大將安能底艱難之業以有此武功哉國初如曹彬曹翰潘美王全斌其後有狄青曹瑋种諤之徒皆足以爲大將之選而自宣和以來夷狄之禍亦云酷矣可以當大將之任如种師道者凋喪略盡見存諸將僅足以充偏裨之選中間博詢遴擇擢於小官才得一二不旋踵而以寸紙罷之待將帥若是其輕也迄今未聞有連大將旗鼓可以副天下之望者事日益難人材日益乏而不早畱意於此可勝慨哉

論兵機險平贊

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

其機則安必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行之者爲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於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相拒於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糧乏將退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破紹而定河北其後既得荊州敗劉備於巴邱矣使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略則孫權不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四

權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爲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協規同力以破操則荊州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遂合兵以拒操於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楫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語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於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

其後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口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若備者真可與機者哉

論英雄相忌

曹操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爲之失匕箸其後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備方作書爲之落筆於地備又嘗與權論周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而周瑜亦上疏於權曰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羽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割土地以資助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英雄之相忌如此備雖寬仁得士心而屢戰多敗然天下皆以英雄許之操亦謂之人傑轉側擾攘之間屢危而脫操使之邀袁術權委之牧荊州皆既遣而後悔卒能有巴蜀與孫權抗衡此殆天命非獨人力使之然也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或於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爲人長頸而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

與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
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
患難至於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爲而
不可惟其慮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
子胥以屬鏤而項羽之疑范增至於疽發背以死二
臣死而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裴行儉出師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高岡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六

六

吏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
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
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李晟之屯渭橋
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
速用兵者勝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
天道耶夫營地卑則水所鍾使無風雨則已萬一有
之必致沉溺之虞此行儉所以必徙而適與風雨會
其曰無問我所以知者可謂能假天道以行其令矣
天道遠而五緯盈縮不常欲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

戰而有屈其曰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者可謂能盡人事以致其節矣此固衆人之所勿及也大將之術當如此

論社稷臣功臣

周勃親入北軍誅諸呂迫立文帝漢室以安而袁盎與文帝論其爲人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汲黯徒以質直好諫犯主之顏色而武帝與嚴助論其爲人帝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夫社稷

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方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六

七

絕如帶絳侯本兵柄弗能正其後大臣相與共誅之而遂會其成功汲黯面折廷爭所守者正毅然有不奪之節至淮南王欲謀變獨憚黯不敢發以謂說公孫宏輩如發蒙耳此固袁盎所以稱勃爲功臣而武帝所以稱黯爲近古社稷之臣也以勃爲功臣則知陳平亦功臣也以黯爲近古社稷臣則知王陵亦近古社稷臣也方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曰高皇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今王諸呂非約也使平勃等協力同辭以拒之則高

后知有所憚必不敢王諸呂徐以策圖之劉氏何患乎不安而平勃狗漢后意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無所不可者陵既廢而諸呂皆王擅權握兵幾亂天下其後高后崩平勃謀誅之至使酈寄呂祿而與之遊矯節入北軍使士皆左右袒以觀其所向亦可謂危矣曷若絕之於早之爲愈也故袁盎謂勃適會其成功而王陵之節宜與汲黯同固不待事成而後見也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長孫無忌皆固執以爲不可帝以問李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合止矣阿意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武后立其後唐祚幾移然則無忌遂良固社稷臣而勣之姦豈非仗平勃之說哉或謂平勃從呂后而卒安劉氏與狄仁傑從武后而卒正唐室異世而同利此不然平勃親與高帝之盟嘗諸呂未王時可止而不止其後乃以計滅之仁傑晚相武后以至誠感悟后意遂返中宗仁傑其爲優歟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八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人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於涇陽復修舊好遂破吐蕃於靈臺唐室以安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爲之請盟於朝德宗命渾瑊會盟平涼而虜劫盟瑊僅以自免官屬皆陷二者皆出於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料敵而燧瑊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服懷恩以其死給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虜衆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九

其願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非特至誠足以壓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爲吾患故縱反間以動晟甘辭與厚幣因燧請盟以劫瑊而燧不以為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光而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虜不可盟德宗弗用也旣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

占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爲害者
也
論創業中興之主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有包舉天下之度運動天下
之材其識慮規模英偉宏遠然後股肱心腹之臣得
展盡底蘊因而翼之以成其功蓋與繼體守文之君
一切資於輔相者不同高祖由布衣仗三尺劍破秦
而與項籍爭衡方其就封漢中也蕭何追韓信之亡
而薦之其言曰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

梁谿全集

卷一百六

十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策安決高祖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遂以信爲大將還定三秦與
楚戰於滎陽成臯索間高祖軍敗脫身躡者屢矣
而志不衰下馬踞鞍問張良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良言九江王布彭越韓信捐之此三
人楚可破也高祖用其策卒破楚垓下其後陳豨黥
布反高祖皆親將以討之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其識慮規

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光武由宗室起南陽親破尋邑

百萬之衆既持節渡河時蹶燕趙之間屢困而志益厲攻拔洛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與羣臣論所以定天下者其後征赤眉鉅馬之屬皆身臨行陣間破而降之旣圍隗囂於天水勅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去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後竟擒公孫述而天下遂定自隴蜀平知天下凋耗不復議兵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追文吏量時度力率無過事而海內洽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唐李翱常怪神堯太宗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以天下取河北及其甚也內爲姦邪閭宦之所制外爲強臣藩鎮之所逼號令不出國門而卒至於亡此非獨勢之凌遲亦其不才使之然也猶之祖父起家廣置田宅以遺子孫而子孫不才不足以守之昏於酒色惑於僕隸而良田美宅皆爲有力者攘取而不
知也饑寒逼於已而後知之益亦晚矣可勝嘆哉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七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迂論三

論天下之勢如奕棋

論李廣程不識爲將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論元帝肅宗中興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七

論志

論封建郡縣

論方鎮

五論三

五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七

論天下之勢如奕棋

定天下者如奕棋之取勢得勢而奄有局中者多勝
失勢而求生邊隅者多敗善任人者如奕棋之置子
夫置子不定不足以勝敵而況於任人乎漢楚之相
拒於滎陽成臯之間也高祖雖屢敗而莫肯先退其
後既割鴻溝羽引而南漢軍乘之而楚遂亡曹操袁
紹之相拒於官渡也操雖兵少糧乏而莫肯先退其
後焚紹輜重紹引而北操軍乘之而河北遂定故若
高祖曹操者可謂能取勝者也高祖用子房蕭何韓
信皆人傑而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也曹操用荀彧
張遼之徒謀無遺策而袁紹有一田豐卒愆而殺之
故若高祖曹操者可謂能置子者也觀四方之形勢
於一枰之上任人材之智巧於拈棋之間而天下不
難定矣

論李廣程不識爲將

李廣程不識之爲將如陳遵張諫之爲人李廣行無
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轉刁斗自衛
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口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士卒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是時漢邊郡程李俱爲名將然程不識之治軍兵家之常道也張諫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陳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謂諫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跎而我放意自恣浮沉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諫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爲我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將効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七

三

子者難將是時遵諫俱以列侯爲郡守名重一時然諫之行己士君子之常道也馬援征交阯以書誡其兄子曰龍伯高醇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吾於程李之爲將陳張之爲人

亦云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輅說高祖以都關中卽封以爲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竒以爭利不可擊也高祖以爲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客有韓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七

四

生者亦說項羽以都關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遜卽斬之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操征烏桓羣臣諫之不從引軍出盧龍塞道不通墮山墮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旣還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徼倖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決勝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

果爲所笑諸人聞吾敗嘗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言之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不亡也蘇軾有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元帝肅宗中興

晉自惠帝以來主昏於上政亂於下藩王擁權日相誅討而王衍之流以清談廢事虛曠無心名重海內風俗大壞蕩無綱紀於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一十七

五

起颺舉陷河洛震關輔而二帝沉於虜廷唐自開元末明皇倦於機務酣適燕安內蠱變艷外委姦孽而林甫國忠相繼秉政挺亂產禍如賢嫉能固寵保身不復爲國家慮於是祿山思明踵爲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於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爲中國患譬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怙康強蔑調護耽嗜欲致耗乏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爲受禍之始豈理也哉然五胡亂華神州天府鞠爲犬羊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

經略卒不能復則以元帝興於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間王師剋復兗徒逆僑掃殄幾盡則以肅宗治兵於靈武故也夫東南卑遠其兵剽輕而元帝由琅琊間晉難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合諸鎮協智畢力以抗勅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溫裕因時電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也朔方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而肅宗起於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爲之將帥張巡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翦鯨鯢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踈屬起江表披荆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爲腹心有顧瑩賀循紀瞻以從人望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符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區處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可輕也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七

六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立事建功必有志以居其先
故書曰功崇惟志傳曰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
中下焉而已而況無其志者乎圖堯舜之事而不能
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五霸是也
圖五霸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
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故有其志而不能至
者有矣未有無其志而能至者也善用志者必爲之
規模而其規模之大小如其志之廣狹事功之成亦
如其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堂奧庭廡椽題棟楹高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七

七

下修短皆己先定於胸次豈待操斧斤而後議哉韓
信說高祖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任天下之武勇以
城邑封功臣則項羽之強易弱其後破楚如信言耿
弇說光武起上谷漁陽兵以定邯鄲又請益發幽州
精兵以集大計而定天下其後旣破張步光武勞之
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六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
者事竟成也諸葛孔明說蜀先主取荆益以江東爲
援而禦曹操則鼎足之勢可成後卒如其策由是觀
之抗大敵建大事而志不立規模不先定豈不有能

成功者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之制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歸於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爲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爲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侵弱大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十七

八

并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鬻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於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爲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則封

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於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於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來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於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於嶺表秦宗權起於淮蔡爲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於天下優於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宜蓋封建宜於草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於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於安史盜賊蜂起不滅黃秦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合封建郡

縣而爲之者也於古有稽於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之兵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七

十

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師至德宗時朱泚亂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掎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北

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鳳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驕，則遂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以邀命於朝，而天子一切屈己以從之。至於憲宗任裴度，武宗任德裕，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幾於復振。下迨僖昭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颺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於亡者，援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然也。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七

十一

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德澤浹於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於四夷，無大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風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一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陷兩河，擾關中，蹂踐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

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
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
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捍大
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日之所患
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十七

七

08561

